

林沛理：

香港文化界的理性之劍

梁東源



以理性分析，看透表象以下的各種潛藏的訊息，進而反映甚至揭露事實的真相，把話題延續到更深更廣的層次，那就是評論人的工作。

林沛理，香港著名文化及藝術評論家。最初，他喜歡談及電影，又喜歡寫作，很自然的就將兩樣事情結合在一起，成為電影評論人。可是，寫影評寫了好一段日子，他發現以影評論及的事情有限，而社會發生的事情卻有很多。電影已經不能夠滿足林沛理的“胃口”了。事實上，他寫評論向來抱著一個動機，就是要影響這個世界。當你想影響一個社會，想改變一些事情，很自然地就會想寫一些東西以改變現狀。此後，林沛理轉型為文化評論人。

從前只有從辛辣的文字認識他，今天終於有與他面談的機會。過程中，從他身上感到一股智者的攝人氣勢，他鋒利的眼神尤如一把理性之劍。與他談到香港文化界的現況，從宏觀分析到個人見解，都能一針見血，立論分明而極有層次。而且，他寫中文文章時“中英互用”的特色，更在訪問中時有透現，可見他學識的涉獵面，寬廣而且深入。以下是林沛理接受訪問的內容撮要：

梁：你覺得香港評論界，整體而言，有甚麼特點？與外國或其他地方有否不同的地方？

林：香港評論界的特色是表達意見的人很多，但寫評論的人就很

少。我會稱這個現象是“opinion mongering”。香港有言論自由，傳媒也很發達。以人口比例來看，香港比全世界出版更多報紙。因此，在香港發表意見的機會和園地，或是發表機會的人，都有很多。他們多數在一些專欄中發言，看起來非常成功而且受歡迎；不過，那些基本上是個人意見而已，我不會認為它們就是評論。我們要對評論的對象有所認識，寫的時候要有“小心求證”的精神，並且儘量嘗試對評論對象公平，或是能從較大的角度看到評論對象在整個社會，甚至是在整個文化脈絡裡面的意義等等。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，香港的評論，以及可稱為“評論人”的人是極少的，那更遑論“評論家”了。

但是，香港有很多人在專欄中發表意見，其中吊詭的地方是在哪裡呢？香港有很多opinion leader（意見領袖），純粹把意見表達出來，卻是沒有深思熟慮的。西方也有很多人寫評論，例如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，他本身是一名教師，但現在更重要的身份，就是在《紐約時報》每週寫兩次專欄，但是他不會單單的發表意見，而是很多時候都會作出評論。他根據自己對經濟的認識，對美國社會的認識，然後批判政府的經濟政策、社會政策等，而那些才是qualified as a criticism。

換言之，要成為好的評論人，就要有良好的裝備了。

梁：然而，是否需要“通才”才能成為一個好的評論人？

林：我們很難說符合了甚麼條件，就能做到好的評論人。但

我認為，評論人需要有一個很好的思維、心態，或者想像力，而我會稱它為“社會學的想像力”，英文叫作“sociological imagination”。它能夠在一些特殊的現象裡，讓你看到一些普遍的東西，即是所謂的“seeing the general in the particular”。舉例說，你看到一套電影，而你能透過這套電影看到一些社會的價值觀念。你看到為何這套電影會受到歡迎，是它滿足了人們一些集體的幻想，或是一些文化的偏見等等。換言之，單單透過一套電影，你就能看出很多東西，這就是所謂社會學的想像力，亦是所謂文化批評的視角。而我覺得一個好的評論人，很需要這樣的一個視角；而香港就很缺乏擁有這種視角的評論人。

梁：我的理解是，假設電影中出現了一個超人，他在屏幕裡飛起來。一般人也許只會說：“他在飛呢，那是他的特殊能力。”但如果換上是一個評論人，他就會進一步看出這特殊能力所以在電影中出現，是為了滿足人們想像的空間，那是夢想的實現。

林：沒錯，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那套電影滿足了人類自盤古初開以來已經想飛的慾望，其實是嘗試從“超人”這個別角色的塑造裡，看到一些更大的，或是與觀眾之間共通的東西。

梁：社評跟文化及藝術評論有沒有分別？例如說，兩者的切入點有沒有不同的地方？對我來說，社評有一種為民發聲的感覺；但藝術評論就更能用主觀的感受評論事件，而那才是切切實實自己的感覺。

林：我基本上是認同的。其實社評，即是editorial，它是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。社評本身就是用來與決策者溝通的。或者說，社評的責任，是比寫一般的藝術評論更為重大。社評要做的，基本上有兩件事，第一件是“speak truth to power”，你是向有權力的人——可能是政府或大機構——把關於權力或事實的真相說出來。第二件是“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”，能夠寫社評的，無論是報館或雜誌社，都擁有了在現代社會中很重要的“話語權”。當某人擁有話語權時，其實他是有責任為沒有聲音的人發聲，為他們的利益表達意見。

而文化及藝術評論也不是一些自我沉溺的東西。所謂的文化評論人，即是cultural critic，很多方面其實跟editorial writer也是很相似的。他除了對一件作品表達喜惡，或是向讀者提供一個鑑賞角度外，文化或創作本身其實牽涉了很多社會的元素，它不全是一個私人的創作。所以，一篇好的文化評論，除了對評論對象有一個批評之外，它也無可避免涉及社會評論。因此，它也需要把事實說出來。當然，這個事實未必是客觀的，又或是可由科學證明的，而是一些由他自己理解的關於社會的事實。

梁：香港評論界有甚麼不足，有甚麼需要改善？我記得你曾在《亞洲週刊》評論陶傑被傳媒捧為“香江第一才子”，其實是頗為悲哀的。但我也想，你在座談會上談到，評論人需要強烈的個人特質，而陶傑也算是評論界的一個“奇兵”。但是，這個“奇兵”的存在，對文化及藝術評論界而言，是好是壞？

林：其實，這樣也部分解釋了為何陶傑在香港這個性平和、沒有個性的社會裡會受到歡迎，那就是因為他有鮮明的個性。沒錯，對評論人而言，個性是很重要的；但評論是好是壞，到最後也要看看那是一個怎樣的“self”。假設那人是膚淺的、自私的，而且是充滿偏見和虛榮的，他如果能很成功把自己的self表達出來，你會很容易就留意到這個人，而他也很容易在文化界或傳媒曝光；但問題是，這個人曝光越多，就越容易將自己醜陋、可笑、難堪的一面顯示出來，而這就是所謂的celebrity。知名度和你的價值，分野就是在這裡了。所以，我們強調self之餘，也不是所有self也接受。深度和膚淺，誠懇和虛榮，都是有分別的。我想，香港現在最需要的，不單單是擁有一個self——香港本身就是沒有self——而是應該想想，我們如何develop這個self。

梁：有哪一類的self才符合文化及藝術評論界的標準？

林：沒有。就等於創作一樣，你是透過作品表達個性。而一套電影，無論是創作的深度、價值、意義、感人的程度、可供人閱讀的空間，跟你個性本身是否有深度、有趣、有視野，不就是完全相關嗎？現在香港評論人的問題在於，第一，他不敢表現自己

的個性；第二，他沒有個性，只會人云亦云、盲從附和、服膺權威、隨波逐流。因此，我們需要戒掉這些東西，對於評論，這些一定不是好東西。

此外，雖然說有個性比沒個性的好，但也需要看看那個性究竟是怎樣的。若那只是一個完全擁有了消費主義社會所有缺點的個性，以這種個性寫出來的評論，也不會是好評論。所以，我們要develop一個strong self，一個better self。其實，很多時寫評論，就是看你如何去struggle with你自己去develop一個better you。在寫評論這個反思和思考的過程中，你會讓自己更加開明、冷靜、理想主義、堅持信念。整個過程就是看你如何令自己的better self get out of your body。我想這就是寫評論的最大挑戰，亦是最rewarding的東西。

梁：你如何看年輕一輩的評論人？你對他們有沒有寄望？

林：年輕人應該有很多意見，而那正是寫評論的先決條件。但如果從我個人的評論角度來看，我其實對所謂年輕的評論人或年輕一代，是比較失望的。其一，是他們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，好像表達意見就是不安全的。他們往往是聽到別人的意見後，才去附和。這也一如我剛才所言，他們是不重視自己的價值，害怕被人嘲笑、被人攻擊，而不過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現。其二，現在的年輕人並不open minded。年輕人要開放自己，令自己去接觸不同的經驗，不應該對許多事物抱有固定的看法。可是，他們並不open to一些新的experience、新的看法、新的表達方法、新的價值觀念等。譬如對流行音樂的品味，其實比很多年紀大的人還要保守。我會認為，有些年輕人寫評論就像在追求一種名牌，例如是名牌的導演，他們並沒有以一個比較深入，或以歷史的角度看待事物，他們只是對here and now的事物有興趣。譬如看電影，他們認為最好看的電影已經是Fight club（《搏擊會》），他們根本連維斯康提是誰都不懂，誰是高特都可能不知道，Ingmar Bergman可能已經沒有人認識了，諸如此類。年輕人其實很fashionable，認為自己不緊貼潮流就會很落後，這樣就對事物沒有一個十分全面

的理解。

梁：你會如何去教年輕人培養寫評論的習慣？

林：我想那應該由自己喜歡的事物開始。無論是電影、流行曲，還是演唱會，年輕人總會有自己愛好的事物，會feel strongly about，甚至是對那些東西頗有熱情，而這正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。換個角度說，他們同樣有一些不喜歡的東西，例如不喜歡一個人、一個藝人、一部電影、一個電台節目、一個人人稱為偶像的人等等，如果你可以嘗試跟他們傾談，解釋給他們聽，為什麼你那樣子不喜歡那事物，再進一步以論據去解釋這種對某特定事物的憤怒或熱情，那源頭其實從哪裡來的。過程中你可能發覺，你那個不喜歡的對象不過是一個excuse或一個出氣袋而已。當你逐步推理、反省及思考的時候，其實已經開始進行一個評論家所做的事，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讓他們在生活裡接觸評論，評論的態度亦會慢慢地養成。說到底，評論是一種態度，即使你不寫評論也好，你也能以評論的態度生活。評論是一種讓你活得更加清醒，更加認識自己和社會的方法。

梁：這種生活態度，我可以理解為一種對自我的肯定和對外間的事物充滿好奇心嗎？

林：你也可以這樣說。這是一種curiosity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passion for life。

梁：多閱讀有沒有幫助？

林：一定有、一定有。其實所謂閱讀就是這樣的一回事。尤其是，你將閱讀時的專注用於閱讀社會現象上，會幫助你培養作為一個評論家所需要的專注力和視野。